南北史合注

南北史合注卷六十七

明 李清 撰

南史六十七

蔡景歷 子徵

華皎

毛喜

謝岐

沈君理

陸山才

趙知禮字齊旦天水隴西人父孝穆梁候官令知禮涉獵文史善書翰陳武討元景仲或薦之引為書記知禮為文贍速每占授軍書下筆便就率皆稱旨由是恒侍左右深被委任當時計畫莫不預焉陳武征侯景至白茅灣上表於梁孝元及與王僧辯論軍事其文並知禮所製及京平授中書侍郎陳受命位太府卿王琳平授吳州剌史知禮沈靜有謀謨每軍國大事文帝輙令璽書問之再遷右軍將領前軍卒贈侍中謚曰忠子元恭

嗣

蔡景歷字茂世濟陽考城人父大同岳陽王諮記室參軍景歷少俊爽有孝行家貧好學善尺牘工草隸爲海陽令政有能名在侯景中與南康嗣王會理通謀匡復

陳書曰梁簡文爲景所幽景歷與南康嗣王會理謀

挾簡文出奔

事泄被執賊黨王偉保護之獲免因客游京口景平陳武鎭朱方素聞其名以書要之景歷對使人答書筆不

停輟文無所改

陳書載景歷書曰窮以世求名駿行地能致千里時愛奇寶照車遂有徑寸但雲咸斯奏自輟巴渝杞梓方雕豈眄樗櫟仰惟明將軍誓勤王之師揔義夫之力鯨鯢式剪役不踰時是以天下之人向風慕義或帝室英賢貴游今望齊楚秀異荆吳岐嶷武夫則陸拔山岳水斷蛟龍六鈞之弓左右馳射萬人之劍短兵交接攻壘若文鴦焚艦如黃蓋百戰百勝貔貅為

羣文人則雕麗暉煥摛挟絢藻子雲不能抗其筆元瑜無以高其記尺翰馳而聊城下清談奮而嬴軍却後有三河辨客改哀樂於須臾六奇謀士斷變反於瞬息治民如子賤折獄如仲由直言如毛遂銜使若相如懷恩抱義感恩狗己海内雄賢牢籠斯備至如走賤妄庸人耳自陽九遘厄天步艱阻溺于巨寇俘踐薄氷今王道中興獲存微命方歡飲啄是謂來蘇窮服高義暫謁門下明將軍管轄不棄折簡賜留欲

以雞鶩廁鴛鴻於池沼將移瓦礫參金碧之聲價昔折脅入秦忽逢眄睞攜登入趙便致留連方之非匹何用克堪眇眇纖蘿憑喬松以自聳蠢輕蚋托驂尾而遠鶩竊不自涯願備下走且為腹背之毛脫充鳴吠之數

陳武得書甚加欽賞即日授征北府中記室參軍仍領記室衡陽王昌為吳興太守陳武以鄉里父老尊早有數恐昌年少接對乖禮乃遣景歷輔之承聖中還掌記

室陳氏將攻王僧辯獨與侯安都等數人謀之景歷弗之知部分既畢召入草檄景歷援筆立成辞義感激事皆稱旨及受禪遷秘書監中書通事舍人掌詔誥永定二年坐妻弟受周寶安餉馬降中書侍郎三年武帝崩時外有強寇文帝方鎮南晥朝無重臣宣后呼景歷及江大權杜稜定議秘不發喪疾召文帝景歷躬共宦者及内人密營斂服時既暑熱須營梓宮恐斤斧之聲聞外乃以蠟為秘器文詔依舊宣行文帝即位復為秘書

監令人如故以定策功封新豐縣子累遷散騎常侍文帝誅侯安都景歷勸成其事以功遷太子左衛率進爵為侯常侍舍人如故坐妻兄劉洽依倚景歷權前後姦詭并受歐陽頠餉絹百匹免官華皎反以景歷為武勝將軍吳明徹軍司皎平明徹於軍中輙戮安成內史楊文通又受降人馬仗有不分明景歷又坐不能匡正被收久之獲宥孝宣即位累遷通直散騎常侍中書通事舍人掌詔誥仍復封邑太建五年都督吳明徹北侵所

向克捷大破周梁士彥於呂梁方進圍彭城時孝宣銳意河南謂指麾可定景歷稱師老將驕不宜過窮遠畧帝惡其沮衆大怒猶以朝廷舊臣不加深罪出為豫章內史未行為飛章所劾以在省贓汚狼籍帝令有司案問景歷但承其半於是御史中丞宗元饒奏免景歷所居官徙居會稽及明徹敗帝追憶景歷前言即日追還以為征南鄱陽王伯山諮議數日遷員外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復本爵封入守度支尚書舊式拜官在午後

景歷拜曰適逢輿駕幸玄武觀在位皆侍宴帝恐景歷不預特令早拜其見重如此卒官贈太常卿謚曰敬十三年改葬重贈中領軍禎明元年配享武帝廟庭二年車駕幸其宅重贈景歷侍中中撫軍將軍謚忠敬給鼓吹一部於墓所立碑景歷屬文不尚雕靡而長於叙事應機敏速為當時所稱有集三十卷子徵嗣徵字希祥幼聰敏精識強記年六歲詣梁吏部尚書河南褚翔翔嗟其隸悟七歲丁母憂居喪如成人禮繼母劉氏性悍

忌視之不以道徵供侍益謹初無怨色徵本名覽景歷
以其有王祥之性更命字焉陳府為南徐州召補迎主
簿尋授太學博士太建中累遷太子中舍人兼東宫領
直襲新豐侯至徳中累左民尚書與僕射江揔知撰五
禮事後主器其才幹任寄日重遷吏部尚書每十日一
往東宫於皇太子前論述古今得喪及當時政務又敕
以廷尉寺獄事無大小取徵議决俄敕遣徵收募兵士
自為部曲徵善撫䘏得物情旬月間衆近一萬位望既

重兼聲位熏灼物議咸忌憚之尋徙中書令中書清簡無事或云徵有怨言後主聞之大怒收奪人馬將誅之左右致諫獲免禎明二年隋軍濟江後主以徵有幹用令權知中領軍事徵日夜勤苦備盡心力後主嘉焉謂曰事寧有以相報及決戰于鍾山南岡敕徵守宮城西比大營尋令督衆軍戰事陳亡隨例入長安徵美容儀有口辯多所詳究至於士流官室宗室咸屬及當朝制度憲章儀軌户口風俗三川土地問無不對然性頗便

佞進取不能以退素自業初拜吏部尚書啓後主借鼓吹後主謂所司曰鼓吹軍樂有功乃授蔡徵不自量揆余我朝章然其父景歷既有締構功宜且如啓拜訖即追還徵不脩廉隅皆此類隋文帝聞其敏贍召見顧問言輙會旨然累年不調久之除太常丞歷給事郎卒

宗元饒南郡江陵人少好學以孝聞仕梁為征南府外兵參軍及司徒王僧辯暮府初建元饒與沛國劉師知同為王簿陳武受禪稍遷廷尉卿尚書左丞孝宣初軍

國務廣事無巨細一以咨之臺省號為稱職遷御史中
丞知五禮事時合州刺史陳人賊汚狼籍遣使就渚歛
魚又令人於六郡乞米民甚苦之元饒劾奏免之
陳書載元饒奏云衆擅行賦歛專肆貪取求粟不厭
愧王沈之出賑微魚無限異羊續之懸枯寘之嚴科
寔惟明憲
吳興太守武陵王伯禮豫章内史南康嗣王方泰驕蹇
放横元饒案奏皆見削黜元饒性公平善持法諳曉故

事明練政體吏有犯法政不便時及名教不足者隨事糺正多所禆益遷南康内史以秩米三千餘斛助民租果存問高年拯救乏絶百姓甚賴焉以課最入朝詔加散騎常侍後為吏部尚書卒

華皎晉陵旣陽人世為小吏皎梁代為尚書比部令史侯景之亂事景黨王偉陳武南下陳文為景所囚皎遇之甚厚景平陳文為吳興太守以皎為都録事深見委任及平杜龕仍配以甲兵御下分明善於撫接解衣推

食多少必均王琳東下皎隨侯瑱拒之琳平知江州事

陳書曰時南州守宰多鄉里酋豪不遵朝憲文帝令

皎以法馭之王琳奔散將卒多附于皎

後隨都督吳明徹征周廸廸平以功進爵為侯仍授都

督湘州刺史皎起自下吏善營産業

陳書曰湘州地多所出所得並入朝廷粮運竹木委

輸甚衆至油蜜脯菜之屬莫不營辦

又征川洞多致銅鼓及生口並送都下廢帝即位封重

安縣公韓子高誅皎內不自安
陳書曰高宗頻命皎送大艦金翅等推遷不至
光大元年密啓求廣州以觀時主意孝宣偽許之而詔
書未出皎亦遣使引周兵又崇奉梁孝明帝士馬甚盛
詔以吳明徹為湘州刺史實欲以輕兵襲之慮皎先發
乃前遣明徹率衆三萬乘金翅直趣郢州又遣撫軍大
將軍淳于量率衆五萬乘大艦繼之時梁孝明遣水軍
為皎聲援周武帝遣衛公宇文直頓魯山又遣柱國長

湖公元定攻圍郢州孝明授皎司空巴州刺史載僧翔

陳書曰僧翔吳郡錢唐人勇健善鬬後以舟陽太守從征留異及侯安都於巖下出戰為賊斫傷僧翔單刀步援又從征周廸屢官巴州刺史皎敗坐誅

衡陽内史任蠻奴巴陵内史潘智虔岳陽太守章昭裕

桂陽太守曹宣

陳書曰宣高祖舊臣

湘東太守錢明

陳書曰明本高祖主帥後歷湘州諸郡守

並隸於皎又長沙太守曹慶等

陳書曰慶本王琳將蕭莊署左衛將軍吳州刺史部領亞於潘純陁琳敗文帝以配皎

本隸皎下因為之用帝恐上流宰守並為皎扇惑乃詔曲赦湘巴二州其賊主帥節將並許開恩出首皎以大艦載薪因風放火俄風轉自焚皎大敗乃與戴僧朔奔江陵元定等無復舟渡步趣巴陵城已為陳軍所據乃

降送于建鄴皎遂終于江陵其黨並誅惟任蠻奴章昭
裕曹宣劉廣業獲免
謝岐會稽山陰人父達梁太學博士岐少機警好學仕
梁為山陰令侯景亂琉寓東陽景平依于張彪彪在吳
郡及會稽庶事皆委之彪每征討恒留岐監郡知後事
彪敗陳武引參機密為兼尚書右丞時軍旅屢興糧儲
多闕岐所在幹理深被知遇永定元年為給事黄門侍
郎中書舍人兼右丞如故天嘉二年卒贈通直散騎常

侍弟嶠督學為通儒

毛喜字伯武滎陽陽武人父栖忠中權司馬喜少好學善草隸陳武素知之及鎮京口命喜與陳宣往江陵仍敕陳宣諗禀之及梁孝元即位以陳孝宣為領直喜為尚書功論侍郎魏平江陵喜與陳孝宣俱遷長安文帝即位喜自周還進和好策陳乃遣周弘正等通聘乃孝宣反國又遣喜入周以家屬請周冢宰宇文護執喜手曰能國二給之好卿也仍迎柳后及後主還天嘉三年

至都孝宣時為驃騎將軍仍以喜為府諮議參軍領中記室府朝文翰皆喜嗣也文帝嘗謂孝宣曰我諸子皆以伯為名汝諸子宜用叔為稱孝宣以訪喜喜即條自古名賢杜叔英虞叔卿等二十餘人啓之文帝稱善帝崩廢帝冲昧孝宣以皇叔錄尚書輔政僕射到仲舉等矯太后令遣孝宣還東府當時疑懼無敢厝言喜即馳入謂孝宣曰

陳書載喜言曰陳有天下日淺國祸既臻中外危懼

皇太后深惟社稷至計令王入省方富共康庶績比

德伊周

愚按孝宣欲為晉倫齊冏而喜乃比之伊周何耶

今日之言必非太后之意宗社稷重願加三思

陳書載喜言曰以喜之愚須更聞奏無使姦賊得肆

其謀

竟如其策右衛將軍韓子高始與仲舉通謀其事未發

喜謂孝宣曰宜簡人馬配與子高并賜鐵炭使脩器甲

孝宣曰子高即欲收執何更如是喜曰山陵始畢邉寇尚多而子高受委前朝名為伏順

陳書載喜曰然甚輕狷恐不時受首脫其稽誅或慿

王度

宜推心安誘使不自疑圖之一壯士力耳卒行其計及孝宣即位除給事黃門侍郎兼中書舍人與軍國機密帝議北侵敕喜撰軍制十三條詔頒天下文多不載論定策功封東昌縣候毋憂去職詔封喜毋庾氏東昌國

大夫人遣員外散騎常侍杜緬圖其墓田帝親與緬案圖指畫其見重如此歷御史中丞五兵尚書參掌選事及得淮南之地喜陳安邊之術帝納之即日施行帝又欲進兵彭汴以問言喜以為淮左新平邊民未輯周氏始吞齊國難與爭鋒

陳書載喜言曰且棄舟檝之工踐車騎之地去長就短非吳人所便

未若安民保境然後廣募英奇順時而動帝不從吳明

徹卒俘於周

陳書載宣帝謂喜曰卿之所言驗於今矣

喜後歷吏部尚書及孝宣崩叔陵構逆敕中庶子陸瓊宣喜喜勤心納忠數有諫爭事並見從

陳書曰由是十餘年間江東狹小遂稱全盛惟畧地淮北不納喜謀而吳明徹遂敗

自明徹敗後帝深悔不用其言謂袁憲曰不用喜計遂今至此朕之過也由是益見親重言無回避時皇太子

好酒德每共親幸人為長夜宴喜嘗言之孝宣以誡太子太子遂銜之即位後稍見疎遠及被始興王叔陵所傷創愈置酒引江揔以下展樂賦詩醉酣而命喜時山陵初畢未及踰年喜不懌欲諫而後主已醉喜言心疾仆于階下移出省中後主醒乃謂江揔曰我悔召毛喜知其無病但欲阻我懽宴非我所為耳乃與司馬申謀曰此人負氣吾欲將乞鄱陽兄弟聽其報讎可乎對曰終不為官用願如聖旨傅縡爭之曰若許報讎置先皇

何地後主曰當與一小郡勿令見人事耳至德元年授永嘉內史喜至郡不受俸秩政弘清靜民吏安之遇豐州刺史章大寶舉兵反郡與豐州接而素無備喜乃脩治城皇器械又遣兵援建安賊平授南安內史禎明元年徵為光祿大夫領左驍騎將軍道卒有集十卷

沈君理字仲倫吳興人父巡仕梁位少府卿魏平荊州梁宣帝署金紫光祿大夫君理美風儀博涉有識鑒陳武鎮南徐州巡遣君理致謁深見器重命尚會稽長公

主及受禪拜駙馬都尉為吳郡太守時兵革未寧百姓花弊君國之用咸資東境君理捴集士卒脩飾器械深以幹理見稱文帝嗣位累遷左民尚書天嘉六年為東陽太守天康元年以父憂去職自請往荆州迎柩朝議以在位重臣難令出境乃遣長兄君嚴往及還將葬詔贈巡侍中領軍將軍謚曰敬太建中歷太子詹事

陳書曰其年起君理為信威將軍左衛將軍又起為持節都督東衡衡二州諸軍事東衡州刺史領始興

內史又起爲中書令前後奪情者三皆不就太建元年服闋
遷吏部尚書孝宣以君理女爲皇太子妃位侍中尚書右僕射
陳書曰其年病篤親臨視
卒贈翊左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貞憲君理弟君高君公君高少知名性剛直有吏能累平越中郎將都督廣州刺史甚得民和卒謚曰祁君公自梁孝元敗後常在

江陵禎明中與蕭巘蕭巖叛隋歸陳後主擢為太子詹事君公博學有才辯善諫諍後主深器之陳亡入隋文帝命斬於建康

陸山才字孔章吳郡吳人父汎中散大夫山才倜儻好尚文史范陽張纘纘弟綰並欽重之

陳書曰王僧辯授山才儀同府西曹掾高祖誅僧辯山才奔會稽依張彪彪敗乃歸高祖

紹泰中都督周文育出鎮南豫州不知書疏以山才為

長史政事悉委之文育南討克蕭勃擒歐陽頠計畫多出山才後育重鎮豫章金口山才復為鎮南長史豫章太守文育為熊曇朗所害曇朗囚山才等送王琳未至侯安都敗琳將常衆愛山才獲反累遷散騎常侍西陽武昌二郡太守卒謚曰簡

論曰趙知禮蔡景歷屬陳武經綸之日居文房書記之任此宋傅亮齊王儉之職也若乃校其才用理不同年而卒能膺務濟時蓋其遇乎韋載梁臣之子才名自致

迹涉便佞貞介所羞元饒始終任過無虧公道名位自
卒其殆優乎華皎經綸云始既路元功殷憂之辰自同
勁草雖致奔敗未足為非
愚按皎傳叙次未明心跡無由見得數言而躍然
毛喜逢時遇主好謀而成見廢昏朝不致公輔惜矣沈陸
見重亦雅望所致焉

南北史合注卷六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六十八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五十七　　南史六十八

沈烱　　虞荔 弟寄

顧野王 蕭濟　　姚察

庾持 改入　　沈衆 改入

劉師知 改入

沈炯字初明吳興武康人父續王府記室參軍炯少有雋才為當時所重仕梁為尚書左民侍郎吳令侯景之難吳郡太守袁君正入援建鄴以炯監郡臺城陷景將宋子仙據吳興使名炯委以書記炯辭以疾子仙怒命斬之炯解衣將就戮礙於路間桑樹乃更牽往他所或救之僅免子仙愛其才終逼之令掌書記及子仙敗王僧辯素聞其名軍中購得之酬所獲者錢十萬自是羽檄軍中書皆出於炯及簡文遇害四方岳牧上表勸進

僧辯令烱劘表當時莫逮其工陳武南下與僧辯會白
茅灣登壇設盟烱為其文及景東奔吳郡獲烱妻虞氏
及子行簡並殺之烱弟擕其母逃免侯景平梁孝元愍
其妻子嬰戮時封原鄉侯徵為給事黃門侍郎領尚書
左丞魏克荆州被虜甚見禮遇授儀同三司以母老在
東恒思歸國恐以文才被留閉門却掃無所交接時以
文章隨即棄毀不令流布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為表
奏之陳已思鄉之意曰臣聞橋山雖掩鼎湖之竈可祠

有魯既荒大庭之跡無泯伏惟陛下降德猗蘭纂靈豐谷漢道既登神仙可望射之罘於海浦禮日觀而稱功橫中流於汾河指柏梁而高宴何其甚樂豈不然乎既而運屬上僊道窮晏駕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盌遂出人間凌雲故基與原田而膴膴別風餘跡帶陵阜而芒芒羈旅纍臣能不落淚昔承明見厭嚴助東歸駟馬可乘長卿西返恭聞故實竊有愚心黍稷非馨敢望徵福但雀臺之弔空愴魏君雍丘之祠未光夏后瞻仰煙

霞伏增悽戀奏訖其夜夢有宮禁之所兵衛甚嚴烱便以情事陳訴聞有人言甚不惜放卿還發時可至少日便與王克等並獲東歸歷御史中丞陳武受禪加通直散騎常侍表求歸養不許文帝嗣位又表求去

陳書載表曰臣嬰生不幸弱冠而孤母子零丁兄弟相長謹身為養仕不擇官宦成梁朝命存亂世妻息誅夷昆季冥滅餘臣母子得逢興運臣母妾劉今年八十有二臣叔母妾丘七十有五臣門弟姪故自無

人妾丘兒孫又久亡歿兩家侍養餘臣一人臣屢披
丹欵頻冒宸鑒非欲苟違朝廷遠離輦轂一以年將
六十湯火居心每跽讀家書前懼後喜溫枕扇席無
復成童通者職居㝹憲邦之司直若自虧身體何問
國章特乞霈然申其私禮則王者之德覃及無方翔
彼翔況孰非涵養
詔答曰
陳書載詔曰朕顧寡薄兼纒哀疚實賴賢哲同致雍

煕豈便釋簡南蘭解綬東路當今爲親入舍荀毋從
官用覲朝榮不虧家禮
當敎所由相迎尊累使鄉公私無廢也初武帝嘗稱烱
宜居王佐軍國大政多預謀謨文帝又重其才欲寵貴
之會王琳入寇大雷留異擁據東境帝欲使烱圖是立
功乃解中丞加明威將軍遣還鄉里收徒衆以疾卒于
吳中帝聞之即日舉哀贈侍中謚曰恭有集二十卷行
於世

虞荔字山披會稽餘姚人父檢平北始興王憺諮議參軍荔幼聰敏有志操年九歲隨從伯闡候太常陸倕倕問五經十事荔對無遺失倕甚異之又嘗詣徵士何胤時太守衡陽王元簡亦造之胤言於王王欲見荔荔辭曰未有板刺無容拜謁王以荔有高尚之志雅相欽重還郡即辟為主簿荔又辭年小不就及長美風儀博覽墳籍善文仕梁為西中郎法曹外兵參軍兼丹楊詔獄正梁武於城西置士林館荔乃制碑奏上帝令勒于館

仍用荔為士林學士尋為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舍人時左右之任多參權軸內外機務互有帶掌唯荔與顧協泊然靜退居于西省但以文史見知尋領大著作及侯景之亂荔率親屬入臺除鎮西諮議參軍如故臺城陷逃歸鄉里景平孝元徵為中書侍郎貞陽侯淵明僭位授揚州别駕並不就張彪據會稽荔時在焉及平彪陳武及陳文並書招之迫切不得已乃應命至都而武帝崩文帝嗣位除太子中庶子仍侍太子讀尋領大著

作初荔母隨荔入臺卒於臺内尋城陷情禮不申由是終身蔬布不聽音樂雖任遇隆重而居止儉素淡然無營帝深器之常引左右朝夕顧訪荔性沈密少言論凡所獻替莫有見其際者第二弟寄寓閩中依陳寶應荔每言輙流涕帝哀而謂曰我亦有弟在遠此情甚切他人豈知乃勑寶應遣寄寶應終不遣荔因以感疾帝欲數往臨視令將家口入省荔以禁中非私居之所乞停城外帝不許乃令住蘭臺乘輿再三臨問手勑中使相

望於道又以蔬食積久非羸疾所堪乃敕曰卿年事已多氣力稍減方欲杖委良須克壯令給卿魚肉不得固從所執荔終不從卒贈侍中謚曰德及喪還鄉里帝親出臨送當時榮之子世基世南並少知名

寄字次安少聰敏年數歲客有造其父遇寄於門嘲曰郎子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辨豈得非愚客大慙入謂其父此子非常人文擧之對不是過也及長好學善屬文性冲靜有栖遁志弱冠舉秀才對策高第

起家梁宣城王大器國左常侍大同中嘗驟雨殿前往
往有雜色寶珠梁武觀之甚喜寄因上瑞雨頌帝謂寄
兄荔曰此頌典裁清拔卿之士龍也將如何擢用寄聞
之歎曰美盛德之形容以申擊壤之情耳吾豈買名求
仕乎乃閉門稱疾唯書籍自娛梁宣帝為會稽太守寄
為中記室領郡五官掾在職簡畧煩苛務存大體曹局
之内終日寂然侯景之亂寄隨兄荔入臺及城陷遁還
鄉里張彪往臨川强寄俱行寄與彪將鄭瑋同舟而載

璘嘗忤彪意乃刼寄奔晉安時陳寶應據有閩中得寄甚喜陳武平侯景寄勸令自結寶應從之遣使歸誠承聖元年除中書侍郎寶應受其才託以道阻不遣每欲引寄為僕屬委以文翰寄固辭獲免及寶應結婚留異潛有逆謀寄微知其意言說之際每陳逆順之理微以諷諫寶應輒引他事拒之又嘗令左右讀漢書卧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寶應蹶然起曰可謂智士寄正色曰覆酈驕韓未足稱智豈若班彪王

命識所歸乎寄知賓應不可諫慮禍及己乃為居士服拒絕之常居東山寺偽稱足疾不復起賓應以為假託遣人焚寄所卧屋寄安卧不動親近將扶寄出寄曰吾命有所懸避欲安往縱火者旋自救之賓應自此方信寄及留異稱兵賓應資其部曲寄乃因書極諫曰東山居士虞寄致書明將軍寄流離艱故飄寓貴鄉將軍待以上賓申以國士意氣所感何日忘之而寄常恐卒塡溝壑涓塵莫報敢布腹心冒陳丹款夫安危之兆禍福

之機匪獨天時亦由人事是以明智之士據重位而不傾執大節而不失豈惑於浮亂哉將軍往因多難杖劍興師援旗誓衆抗威千里豈不以四郊多壘共謀王室匡時報主寧國庇民乎及武皇帝肇基草昧初濟艱難于時豺狼當道鯨鯢橫擊海内業業未知所從將軍運動微之鑒折從横之辯策名委質自託宗盟此將軍妙筭圖發于衷誠者也及主上繼業選賢與能結將軍以維城之重崇將軍以裂土之封屢申明詔款篤殷勤君

臣之分定矣骨肉之恩深矣不意將軍惑於邪說翻然異計寄所以痛心泣血竊為將軍惜之願少戢雷霆使盡狂瞽自天厭梁德多難荐臻寰宇分崩英雄互起人人自以為得之然夷凶剪亂拯溺扶危揖讓居南面者陳氏耳豈非歷數有在惟天所授一也主上承基明德遠被以王琳之強侯瑱之力進足搖蕩中原爭衡天下退足屈強江外雄張偏隅然或命一旅之師或資一士之說琳瓦解冰泮投身異域瑱厥角稽顙委命闕庭斯

又天假之威而除其患二也將軍以藩戚之重擁東南之衆盡忠奉上勠力勤王豈不勲高竇融寵過吴芮析珪判野南面稱孤其事甚明三也聖朝棄瑕忘過寛厚得人改過自新咸加叙擢如余孝頃潘純陀孝欽歐陽頠等悉委以心腹任以爪牙留中豁然曾無纎芥況將軍釁非張繡罪異畢諶何處於危亡何失於富貴四也方今周齊鄰睦境外無虞并兵一向匪朝伊夕非有劉項競逐之機楚趙連從之事可得雍容高拱坐論西

伯五也留將軍狼狽一隅亟經摧衂聲實虧喪膽氣衰沮高瓌向文政留瑜黃子玉數人者首鼠兩端唯利是視其餘將帥亦可見矣孰能披堅執鋭長驅深入轄馬埋輪奮不顧命以先士卒者乎六也將軍之强孰如侯景將軍之衆孰如王琳武皇戡景於前今上摧琳於後此乃天時非復人力且兵革已後人皆厭亂孰能棄墳墓損妻子出萬死不顧之計從將軍於白刃閒乎七也歷觀前古鑒之往事子陽季孟傾覆相尋餘善右渠危

亡繼及天命可畏山川難恃況將軍欲以數郡之地當天下之兵以諸侯之資拒天子之命強弱逆順可得侔乎八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愛其親豈能及物留將軍身縻國爵子尚王姬猶棄天屬而弗顧背明君而孤立危急之日豈能同憂共患不背將軍者乎至於師老力屈懼誅利賞必有韓智晉陽之謀張陳井陘之事九也北軍萬里遠鬬鋒不可當將軍自戰其地人多顧後梁安背向為心脩眄匹夫之力

南史誤以脩盱為宵旰今取陳書正之

衆寡不敵將帥不倖師以無名而出事以無機而動以此稱兵未知其利夫以漢朝吳楚晉室潁顒連城數十長戰百萬拔本塞源自圖家國其有成功者乎十也為將軍計莫若不遠而復絕親留氏秦郎快郎隨遣入質釋甲偃兵一遵詔旨且朝廷許以鐵券之要申以白馬之盟朕不食言誓之宗社寄閫明者覽未形智者不再計吉凶之幾間不容髮方今藩維尚少皇子幼冲凡預

宗枝皆蒙寵樹況以將軍之地之才之名之勢而能克
脩藩服北面稱臣寧與劉澤同年而語功業哉身與山
河等安名與金石相弊願加三思慮之無忽寄氣力綿
微餘陰無幾感恩懷德不覺狂言鈇鉞之誅甘之如薺
寶應覽書大怒或謂寶應曰虞公疾篤言多錯謬寶應
乃小釋亦以寄民望且容之及寶應敗走夜至蒲田顧
謂其子扞秦曰早從虞公計不至今日扞秦但泣而已
寶應既擒凡諸賓客微有交涉者皆誅唯寄以先識免

禍初沙門慧標涉獵有才思及寶應起兵作五言詩送之曰送馬猶臨水離旗稍引風好看今夜月當照紫微宮寶應得之甚悅慧標以示寄寄一覽便止正色無言慧標退寄謂所親曰標公既以此始必以此終後竟坐誅文帝尋敕都督章昭達發遣寄還朝及至謂曰管寧無恙甚慰勞懷

陳書作其慰勞之懷若南史非是

頃之帝謂到仲舉曰衡陽王既出閤須得一人旦夕游

處兼掌書記宜求宿士有行業者仲舉未知所對帝曰吾自得之乃手敕用寄寄入謝帝曰所以暫屈卿游藩非止以文翰相煩乃令以師表相事也高宗立除東中郎建安王叔御諮議加戎昭將軍寄乃辭以疾不堪旦夕陪王於是令長停王府公事其有疑議就以決之但朔旦牋脩而已太建八年加太中大夫後卒時年七十寄少篤行造次必於仁厚雖僮豎未嘗加以聲色至臨危執節則辭氣凜然白刃不憚也自流寓南土與兄荔

隔絶因感氣病每得荔書氣輒奔劇危殆者數矣前後所居官未嘗至秩滿裁期月便求解退常曰知足不辱吾知足矣及謝病私庭每諸王為州將下車必造門致禮命釋鞭板以几杖侍坐嘗出游近寺閭里傳相告語老幼羅列望拜道左或言誓為約者但指寄便不欺其至行所感如此所制文筆並多散失

顧野王字希馮吳郡吳人父烜梁信威臨賀王正德記室以儒術知名野王幼好學七歲五經畧知大指九歲

能屬文嘗制日賦領軍朱異見而奇之十二隨父之建安撰建安地記二篇長而徧觀經史精記嘿識天文地理著龜占候蟲篆奇字無所不通宣城王大器刺史揚州野王及琅邪王褒並為賓客王甚愛其才野王又善丹青王於東府起齋令野王畫古賢命褒書贊時稱二絶及侯景之亂野王丁父憂歸本郡乃召募鄉黨隨義軍援都野王體素清羸裁長六尺又居喪過毀殆不勝衣及杖戈披甲陳君臣之義逆順之理抗辭作色見者

莫不壯之城陷逃會稽陳天嘉中敕補撰史學士太建
中為太子率更令尋領大著作掌國史知梁史事後為
黄門侍郎光祿卿知五禮事卒贈秘書監右衛將軍野
王少以篤學至性知名在朝無過辭失色觀其容貌似
不能言其厲精力行皆人所莫及

陳書曰第三弟充國早卒野王撫養孤幼思義甚厚

所撰玉篇三十卷輿地志三十卷符瑞圖十卷顧氏譜
傳十卷分野樞要一卷續洞冥記一卷玄象表一卷並

行於世又撰通史要畧一百卷國史紀傳二百卷未就
卒有集二十卷時有蕭濟字孝康東海蘭陵人好學通
經史仕梁為太子舍人
陳書曰濟諸梁武帝左氏疑義三十餘條張纘劉之
遴與濟討論皆莫能抗對
預平侯景功封松楊縣侯陳文帝為會稽太守以濟為
宣毅府長史及即位授侍中太建中歷五兵度支祠部
三尚書

陳書曰濟太建中為揚州長史高宗取揚州曹事射自省覽見濟條理詳悉文無滯害乃顧左右曰我謂蕭長史長於經傳不圖精練煩劇至此遷祠部尚書卒

姚察字伯審吳興武康人吳太常卿信九世孫父僧坦梁太醫正後入周位遇甚重察幼有至性事親孝六歲誦書萬餘言不好戲弄勵精學業

陳書曰博奕雜戲初不經心勤苦厲精以夜繼日

十二能屬文僧坦精醫術知名梁代二宮所得供賜皆回給察兄弟為游學之資察用以聚蓄圖書閒見日博梁簡文時在東宮盛修文義察年十三即引於宣猷堂聽講論難為儒者所稱及嗣位尤加禮接起家南海王大臨國左常侍兼司文侍郎遇梁室喪亂隨二親還鄉里

陳書曰時東土兵荒告糴無處察家口既多每崎嶇險阻求供養之資粮粒恒繼又常以已分減推諸弟

妹乃至故舊乏絶皆相分卹自甘藜藿而已

在亂離閒篤學不廢孝元即位荆州授察原鄉令

陳書曰時邑境蕭條流亡不反察輕其徭役勸以耕

種戸口殷盛

後為佐著作撰史陳永定中吏部尚書徐陵領大著作

復引為史佐

陳書曰陵讓官致仕等表並請察製陵見而歎曰吾

弗逮也

太建初補宣明殿學士尋為通直散騎常侍聘周江左耆舊先在關右者咸相傾慕沛國劉臻竊於公館訪漢書疑事十餘條並為剖析皆有經據臻謂所親曰名下定無虛士著西聘道里記使還補東宮學士遷尚書祠部侍郎初曹魏王肅奏祀天地設宮懸之樂八佾之舞爾後因循不革至梁武帝以為事人禮縟事神禮簡古無宮懸之文陳初承用莫有損益孝宣欲設備樂付有司立議以梁武帝非時碩學名儒朝端在位咸希旨注

同察乃博引經籍獨違羣議據梁樂為是莫不驚駭慙服僕射徐陵因改同察議其不順時隨俗皆此類也後歷仁威淮南王叔彪平南建安王叔卿二府諮議參軍丁內憂去職俄起為戎昭將軍知撰梁史後主至德元年累官太子僕餘並如故初梁室淪沒察父僧坦入長安察蔬食布衣不聽音樂至是凶問至江南時察母韋氏喪制適除後主以察羸瘠慮加毀頓乃密遣中書舍人司馬申就宅發哀仍敕申專加譬抑尋以忠毅將軍

起兼東宮通事舍人察志在終喪頻讓
陳書載表曰臣偷生晷漏冀申情禮豈期朝恩曲覃
被之纓紱且宮闈秘奧趨奏便繁寧茲荒毀所宜叨
預伏願至德孝治矜其禮奪使殘魂喘息以遂餘生
不許俄敕知著作郎事服闋除給事黃門侍郎領著作
察既累居憂戚齋素日久因加氣疾後主嘗別名見為
之動容
陳書載後主謂察曰朝廷惜卿卿宜自惜

命停長齋令從晚食

陳書曰察雖奉此勑猶敦宿誓　予猶惜察不移之

終喪也

又詔授秘書監領著作奏撰中書表集

陳書曰察博極墳素尤善人物至姓氏所起枝葉所

分官職姻娶興衰高下舉而論之無所遺失

歷度支吏部二尚書察自居顯要一不交通嘗有門生

不敢厚餉送南布一端花練一匹察謂曰吾所衣著止

是麻布蒲練此物於吾無用既欲相款接幸不煩爾此人遜請察厲色驅出自是莫敢饋遺陳亡入隋詔授秘書丞别敎成梁陳二史又敎於朱華閣長參文帝知察蔬菲别日獨名入内殿賜果菜指謂朝臣曰聞姚察學行當今無比我平陳唯得此一人開皇十三年襲封北絳郡公察在陳時聘用得與父僧坦相見將别之際絶而復蘇至是承襲愈更悲感見者莫不歔欷丁後母杜氏喪解職在服制中有白鳩巢户上仁壽二年詔除員

外散騎常侍晉王廣侍讀煬帝即位授太子內舍人乃
改易衣冠刪定朝式預參對問
陳書曰切問近對一人而已
大業二年終于東都時年七十四遺命薄葬以松板薄
棺纔可容身土周于棺而已葬日止鹿車即送厝舊塋
北
冊府元龜載命曰吾在梁世年方四十深悟苦空頗
知回向嘗得留連山寺一去忘歸及仕梁代為諸名

流許與兼時主恩遇遂至通顯自入朝來又蒙恩渥

牽纏人世素念弟從且吾習蔬菲五十餘年

不須立靈置一小牀每日設清水六齋日設齋食菜果

任家有無不須別經營也初察欲讀一藏經並已究竟

將終曽無痛惱但西向坐正念云一切空寂身體柔軟

顏色如恒兩宮悼惜贈賻甚厚察至孝有人倫鑒識冲

虛謙遜不以所長矜人專志著書白首不倦

陳書曰察手自抄撰無時暫輟尤好研覈古今誤正

文字精采流贍雖老不衰後主所製文筆甚多別寫一本付察有疑悉令刋定嘗謂朝士曰姚察達學給聞手筆典裁精當且訪對詳明聽之使人忘倦故每製文筆勅便索本曰故是一宗匠徐陵名高一代每見察製作多所推重謂子儉曰姚學士德學無前汝可師之江總為詹事嘗製登宮城五百字詩時徐陵與諸名賢並同此作陵後謂總曰我所和公五十韻願寄公集內又總編次文章無復察和本乃述陵意

謂察曰令須公所和用偶徐侯章察謙讓未付總曰若不得公此製僕詩亦須棄本復乖徐侯所寄察乃寫本付之其為通人推挹如此

所著漢書訓纂三十卷說林十卷西聘玉璽建康三鍾等記各一卷集二十卷所撰梁陳史雖未畢功隋開皇中文帝遣中書舍人虞世基索本且進

陳書曰令內殿一本多察所撰其中序論及紀傳尚有所闕

臨亡戒子思廉博訪撰續思廉流涕奉行在陳為衡陽王伯信府法曹叅軍會稽王莊主簿

舊唐書曰思廉字簡之　陳書曰入隋累官河間郡司法大業初内史侍郎虞世基奏思廉踵成梁陳二史

舊唐書思廉為代王侑侍讀會唐師克長安王府僚奔散唯思廉不離王側兵將升殿厲聲曰唐公舉義匡王室卿等不宜無禮于王衆服其言皆布列階下

高祖閒而義之許扶王至順陽閤下泣拜而去觀者

咸歎曰烈士也

庾積(指)字元德潁川鄢陵人少孤性至孝父憂居喪過禮

篤志好學仕梁為尚書左户郎陳文為吳興太守以為

郡丞兼掌書翰

陳書曰文帝鎮會稽令持監臨海郡以貪縱失民和

為山盜所刼幽執十旬遣劉鎮討平乃免

天嘉初為尚書左丞封崇德縣子拜封之日請令史為

客受其餉遺文帝怒之因坐免後為臨安令坐杖殺邑民免後歷秘書監知國史事遷太中大夫領步兵校尉卒持善字書每屬辭好為奇字文士亦以此譏之有集十卷

南史以持附孝義然持僅云居喪過禮耳其它所為皆舛故改雜傳

沈衆字仲興祖約另見父旋字士規位司徒右長史太子僕以母憂去官因蔬食辟穀服除猶絶粳粱終于南

康內史集注通言行於世衆好學頗有文詞仕梁為太子舍人時梁武帝制千文詩衆為之注解與陳郡謝景同時名見于文德殿帝令衆為竹賦賦成奏之手敕答曰卿文體翩翩可謂無忝爾祖累遷太子中舍人兼散騎常侍聘魏還為驃騎廬陵王續諮議參軍侯景之亂表求還吳興召募故義部曲以討賊帝許之及景圍臺城衆率宗族及義附五千餘人入援都軍容甚整景深憚之帝於城內遥授太子右衛率臺城陷衆乃降景景

平孝元以為司徒左長史魏克江陵見囚尋亦逃歸陳
武帝受命位中書令帝以衆州里知名甚敬重之賞賜
超於時輩性吝嗇財帛億計無所分遺自奉甚薄每朝
會中衣裳破裂或躬提冠履永定二年兼起部尚書監
起太極殿恒服布袯芒屩以麻繩為帶又囊麥飯餅以
噉之朝士咸誚其所為衆性狷急因忿恨遂歷詆公卿
非毀朝廷帝大怒以衆素有令望不欲顯誅因其休假
還武康遂於吴中賜死

論曰沈烱才思之美足繼踵前良然仕於梁朝年已知
命主非不文而位裁邑宰及運逢交喪驅馳戎馬所在
稱美用捨信有時焉虞荔弟兄才行兼著崎嶇喪亂保
兹貞一並取貴時主豈虛得乎顧姚栖託藝文蹈履清
直文質彬彬各踐通賢之域美矣哉
持無它殊行德尤著接削孝行而改雜傳詎云過乎
劉師知以存疑故別論
劉師知沛國相人家本素族父景彦梁司農卿師知本

名師智以與敬帝諱同改焉好學有當務才博涉書傳工文筆善儀體臺閣故事多所詳悉紹泰初陳武入輔以師知為中書舍人掌詔誥時兵亂後朝儀多闕陳武為丞相及加九錫并受禪其儀注多師知所定梁敬帝廢為江陰王在內殿師知常侍左右及將加害師知詐敬帝令出敬帝覺遶牀走曰師知賣我陳霸先反我本不須作天子何意見殺師知執敬帝衣行事者加刃焉既而入報曰事已了陳武曰卿忠於我後莫復爾師知

不對武帝受命

愚按陳書無師知弑敬帝事通鑑亦不採獨見南史雖它年忠於陳文為廢帝死而不得上比到仲舉下廁陳子高附名忠義以此雖然陳武弑敬帝在篡位次年胡至此方云受命　又沈恪傳內載陳武將篡命恪勒兵衛敬帝如別宮何云在內殿語多不合未知師知弑敬帝事確否不列賊臣存疑云爾

仍兼舍人性疎簡與物多忤雖位宦不遷而任遇甚重

其所獻替皆有弘益及帝崩六日成服時朝臣共議大
行皇帝靈坐俠御人衣服吉凶之制博士沈文阿議宜
服吉師知議云既稱成服本備喪禮案梁昭明太子薨
成服俠侍之官悉著衰斬惟著鎧不異此即可擬愚謂
六日成服俠靈坐須服衰經中書舍人蔡景歷江德藻
謝岐等同師知議時以二議不同乃啓取左丞徐陵決
斷陵云案山陵鹵簿吉部伍中公卿以下導引者爰及
武賁鼓吹執蓋奉車並是吉服豈容俠御獨為衰經若

言公卿胥吏並服衰絰此與梓宮部伍有何差別若言
文物並吉司事者凶豈容衽絰而奉華蓋衰衣而升王
路邪同博士議
陳書戴師知又議曰禮出人情可得消息凡人有喪
既陳筵几繐帷靈房變其常儀蘆箔草廬即其凶禮
堂室之內親賓不具齊斬麻緦差池哭次玄冠不弔
莫非素服豈見門生故吏綃縠間趨左姬右姜紅紫
相揉況四海遏密率土之情是同三軍縞素為服之

制斯壹遂使千門旦啓非塗堊於彤闈百僚庚止變
服粗於朱紱而耀金在列鳴玉節行求之懷抱固為
未愜準以禮經彌無前事豈可成服之儀譬以山陵
之禮葬既始終已畢故有吉凶之儀所謂成服本成
喪禮百司内外皆變吉容侠御獨吉何謂成服若靈
無侠御則已有則必應縗服
謝岐議曰靈筵祔宗廟梓宮還山陵實如左右議但山
陵鹵簿備有吉凶從靈輿者儀服無變從梓宮者皆服

苴衰爰至士禮悉同此制此自是山陵之儀非關成服今謂梓宮靈扆共在西階稱為成服亦無鹵簿直是爰自胥吏上至王公四海之内必備衰絰案梁昭明太子薨畧是成例豈容凡百士庶悉此日服重而侍中至武衛最是近官反鳴玉紆青與平吉不異左丞旣推以山陵畢愚意或謂與成服有殊

陳書載蔡景歷又議曰侠御之官本出五百爾日備服居廬仍於本省引上登殿豈應變服貂玉若别攝

餘官以充簪珥則爾日使有不成服者山陵自有吉凶二儀成服凶而不吉猶依前議同劉舍人陵重答云老病屬纊不能多說古人爭議多成怨府傳玄見尤於晉代王商取陷於漢朝謹自三緘敬同高命若萬一不死猶得展言庶與群賢更申揚榷文阿猶執所見衆議不能决乃具録二議奏聞帝從師知議遷鴻臚御舍人如故天嘉元年坐事免尋起為中書舍人復掌詔誥天康元年帝不豫師知與尚書僕射到仲舉等

入侍醫藥帝崩豫顧命孝宣以皇叔入輔師知與仲舉等遣舍人殷不佞矯詔令相王還府事覺於北獄賜死初文帝敕師知撰起居注自永定二年秋至天嘉元年為十卷

南北史合注卷六十八